

紅旗隊長

杜 河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紅 旗 隊 長

杜 洵 著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/2 印張 67,000 字

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0,000 定價(7)0.32元

紅旗隊長

杜 河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6·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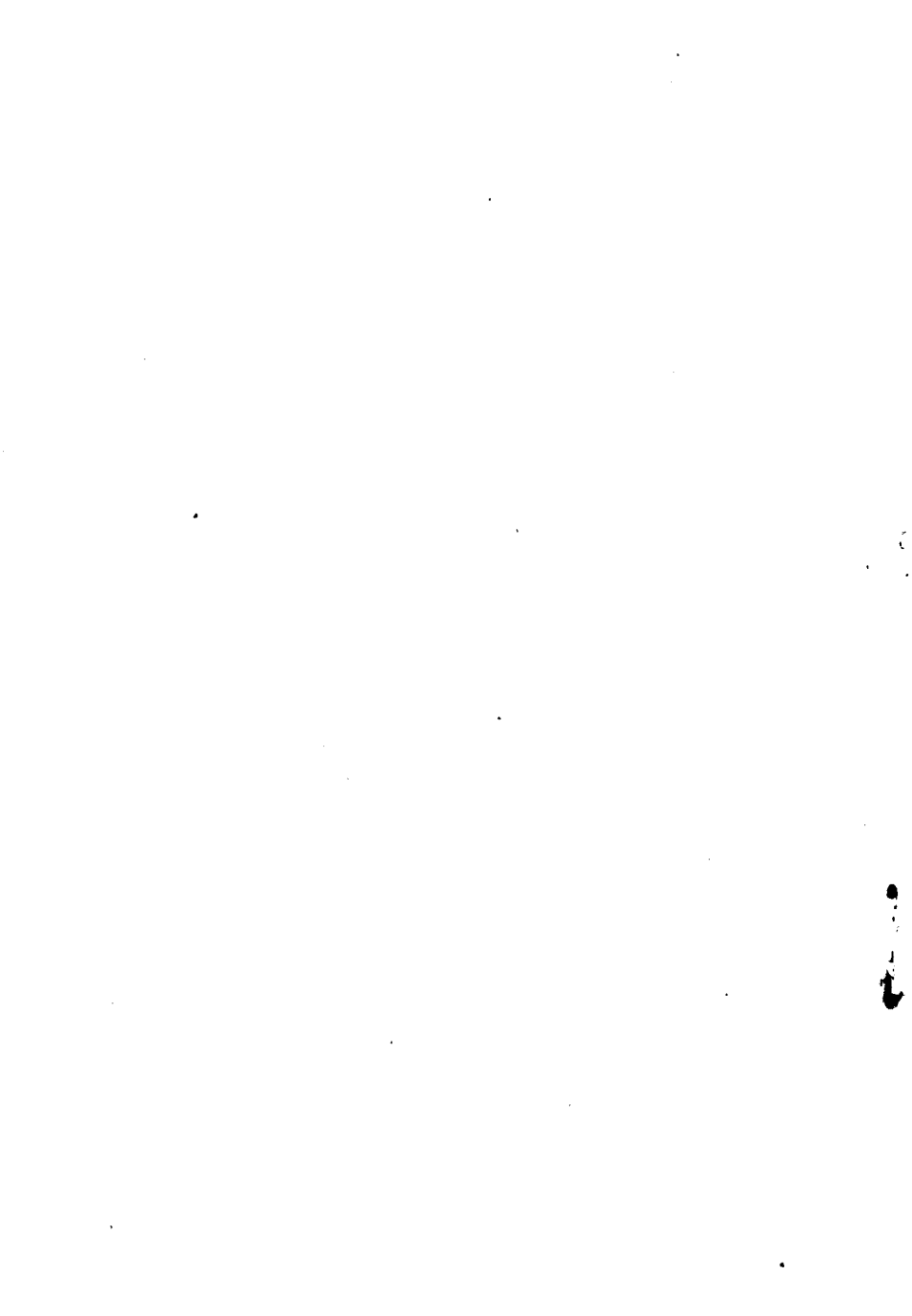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最后一塊石碣”、“李榮榮”、“紅旗隊長”等三個獨幕劇。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，反映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新與舊的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。“最后一塊石碣”是寫富農分子埋石碣破壞機耕，並嫁禍於一對青年男女的家庭，使他們的愛情也遭受到破壞的危險，在一個富於鬥爭經驗的保衛委員的指導下，提高了警惕，揭露了敵人的破壞，完成了機耕，使他們的愛情更加鞏固。“李榮榮”是反映農村青年反對本位主義的鬥爭故事。東西兩社為解決會計員而起爭執，一個青年的女會計堅決服從組織調動，並設法說服了自己社內的社長克服本位思想，送自己去東社當會計，使東社繼續鞏固發展下去。“紅旗隊長”是描寫地主分子破壞農業社的麥收，使一個生產積極分子蒙受委屈，醉心於“紅旗”的隊長沒有識破敵人的陰謀，為社內的女檢查委員揭露了真相，使“紅旗隊長”受到了批判。

封面設計：韓 恕

目 次

最后一塊石碣.....	5
李荣荣.....	43
紅旗隊長.....	78



最后一塊石碣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秋末，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次採用機耕的時候。

地點：河北平原一個合作化了的村莊，新設立了拖拉機站。

人物：

姚樹華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生產小組長，二十一歲。

樹華媽——五十歲左右。

朱老條——五十四五歲，舊富農。

青林——二十二歲，隨母出嫁到老條家。農業社社員，聰明，厚道，在當村的高小旁聽畢業。

吳炳南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保衛股長，三十七八歲。

景：樹華家的院子，正面一道短短矮矮的牆。牆外面有一排高大的白楊樹，樹與樹間，可以望見一片平坦的收割未盡的田地。左邊一道土崗上，飄着兩面紅旗，標誌着機耕區。右邊是樹華家的三間房子，靠里一間堆着糧食家具，中間是廚房，通另一間臥室，臥室的窗开着，隱約可以看見壁上貼着農業技術宣傳畫。院里有花盆、石桌台，台上有一盆水，泡着一束鮮花。石桌台下原有一塊錘布石，石板已被搬去，顯明地露着一片石印子。左邊有門通大街，右邊通後院，右角有小柵欄，可以通鄰家。

幕啓：早晨，四下是霧，因為今天是機耕開始的一天，農業社的起床鐘早早的敲着，全村的人家在打掃清潔，不斷地傳來一陣一陣的說話

聲、嚷聲。樹華媽在院里靜靜地做飯，蒸饅，熬肉菜，做涼粉，準備待客人。她靜靜地做着，不出一點聲音，怕驚醒在屋里睡覺的女兒，她總願自己的女兒多睡一會兒。女兒終於被鐘聲驚醒，起來在屋里梳頭、洗臉。

樹華媽：你又起來了，華，你怎么不聽話呢？（把蒸好了的涼粉碗端出來放在石桌上）見天黑夜開會，一開就開到雞兒叫，噯，看你今天的工作怎么支架！

樹華手上拿着一套未做好的藍布褲褂，提一個草墩從屋內出。

姚樹華：媽，（非常愉快地）我起來了。（連忙把草墩擡在院里，衣服擱在草墩上）媽，你聽，人家都打掃街啦。

樹華媽：院子我掃了，就去下當街還沒有掃。

姚樹華：我打掃街去！（取了個簪簪出院去）

幕內：遠遠的，一個女孩的聲音：“樹華，才起來！”樹華：“早起來啦！”女孩聲音：“看你那穿戴打扮！”樹華：“掃過街才換衣服呢！”女孩聲音：“哈……”另一個女孩聲音：“樹華，花紫好沒有？”樹華：“紫好一束啦，綵球兒繫得怎樣？”另一個女孩答：“還沒繫呢！”接着，有兩個人走過門外，嚷着快走，樹華：“老新哥，牌坊還短什麼？”一個男人回答：“只差幾個大字！”急走着。樹華：“寫什麼字呀？”遠遠地回答：“農、村、之、花！”樹華：“好名兒！”

廣播筒吆喝：“全村老鄉們，吃過飯就別出村，分配各人的活兒趕緊做呀！吳炳南叔，快到機耕典畧籌備大會來！……”

樹華媽聽着這一番節日的熱烈的愉快聲音，仍平靜地在院里做飯，走來走去，最後，也顯得匆忙了。樹華上，把簪簪扔在牆腳下。

姚樹華：媽，媽，你看，我連衣服還沒做好，別人昨天晚上一夜就做齊了，大早起都穿得整齊齊的，只有我！（把褲子拿起，匆匆地坐下，靈巧地做起活來）

樹華媽：你不快做！

姚樹華：啊，媽，有人來叫过我嗎？

樹華媽：這麼大早起，誰來叫你！

姚樹華：媽，我就怕有人來叫过我，今天咱村這機耕典禮可不簡單，有六七千號人來參加，有鄰近村的老鄉親們，有全縣的農業社社長、互助組長、城里的學生、縣區機關幹部，還有專區、省的，這大早起要做的事真多，炳南叔昨晚告訴我說今兒早起還開個小組會！……吃過飯，參觀的人就來……哎呀呀……扎疼我啦！（噙著被扎的手指頭）

樹華媽：我早知道啦，你趕緊做你的，家里的活你給媽丟下，媽做！

姚樹華：看我媽，人家說話你就這麼嘔噎人家，你知道，你知道煮點，熬點。大早起要開展衛生運動，打掃街院，禁雞，圈豬，我都得去檢查，這個你也知道？

樹華媽：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去費那麼大勁兒！

姚樹華：甯，媽，你為什麼和我頂呢！別人是來咱村學習啊，昨晚社長就給社員們開會說：（學社長的訓導口吻）“可要讓來賓們來咱村學點好回去，唉，可別叫人家學點骯髒回去！”媽，咱村可不簡單，叫“農村之花”呢！

樹華媽：好啦，好啦，華，你別在媽面前誇啦！什麼嫩花嫩草的！

姚樹華：哎呀，我媽就是這樣兒，給你說什麼你也不聽，人家叫“農村之花”，什麼嫩花嫩草！全縣几百個村庄就數咱村合作社辦得強，全村頭秋里就合作化了，現在，上級又因為咱村地段合適，把拖拉機站設在咱村，……媽，你不

爰听我也不說了。媽，我这褂子还差四个扣門兒，給我做做吧，我得去开会。

樹華媽：你大姨和你姥姥說不定也要來，我也得忙呀！（走進屋去，把鍋蓋掀开，热气冒出屋來）

姚樹華：媽，我这衣服就不比大姨、姥姥來重要，媽，媽，給做做，來！你給我釘四个扣門兒，我縫褲子！

樹華媽：（在屋門上不得已地、嬌愛地对女兒做了个臉色，然后从头上抽下針來）你呀，華，看你这几天忙得連件衣服也得媽來动手！（慢慢走过来帮樹華做起來）

姚樹華：媽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別嘟囔我啦！

樹華媽：好日子？一清早这么大霧，日头不露臉，（抬头看看灰暗的天）我的老天爺呀！这万年不逢的日子，可別下雨啊！

姚樹華：早霧晴，媽，下不了！

樹華放下手上的褲子，疊起來，到屋門前取了一个木棒錘，又轉到石桌台边鐘衣服，忽然看見沒有錘布石。

姚樹華：媽，咱家这錘布石呢？

樹華媽：沒了！

姚樹華：怎么沒的？

樹華媽：怎么沒的，前天晚上沒的。……前天大白天我还錘过布，早晨起來就沒看見，我前街后街都找过，就沒有看見。……

姚樹華：誰家借去做什么了吧？

樹華媽：誰借那么个石头，咱村誰家还缺个石头用！

姚樹華：也不一定！（說着，在石桌台上輕輕地錘起來）

樹華媽：小心震坏了碗！說起这石头，今兒是好日子，媽可不說那不吉利話。

姚樹華：怎么啦，媽？

樹華媽：那是塊大青石，擺在咱家这院里，几十年也沒動過。……那天吃早晨飯一下看見石头沒了，我心里真害怕，胸口扑騰大半天，一想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呀！这石头是你爺爺一手从山里揀回來的。……華，你說，为什么要搬我家这塊石头？石头搬去做什么用？媽想了几天，也不敢对你說……

姚樹華：你想什么？媽……石头就石头，誰家搬去用用，还不还给咱家，一塊石头有什么用！

樹華媽：媽也不是在乎这么一塊石头，不过……

姚樹華：我媽真算，別說啦，过会兒我出去找找！

樹華媽：少說也少想不了，華，媽活这么大年紀，什么湯兒都嚐過，我沒見過这怪事！

姚樹華：怎么又怪？媽！

樹華媽：那天晚上，我看見从后院里走出个白鬍子老头兒揀着石头去的，我看就像你爺爺，細高个子，干干巴巴的样子。

姚樹華：媽，你真別說了，我不听！……

大街上有打扫街道的男女社員的笑声、捉雞声、猪叫声傳來，同时夾雜着一个廣播声音：“換地戶們，你們誰家在机耕区地里有石碓的，快來社里报告呀，誰家在机耕区高樹台地里有石碓的，快來社里报告呀！”

姚樹華：听，社里吆喝什么？（站起來，走出院牆边听着）

樹華媽：（側着耳朵听了一会，也站起來，忽然又記起一件事）樹華！

姚樹華：別嚷！媽！

樹華媽：你過來！

姚樹華：什麼！（頭轉過來看看媽）

樹華媽：你過來呀，過來媽問問你！

姚樹華：什麼事？（走到媽面前）媽，快給做吧！（把簍子拾起來）說不定就來叫我開會，機耕以前，還有多會兒工夫，噯呀，還給拖拉機手們獻花，（望望盆里的花）花才摘了一束，剪綵的綵球兒還知不道紮沒紮呢！（一屁股坐下，埋頭又做起來）

樹華媽：（心事很沉重的樣子）華，媽問問你！

姚樹華：噯呀，媽呀，（停住活）什麼，你說呀！

樹華媽：華，媽問你……

姚樹華：什麼，你快問呀！

樹華媽：（難過地）華，媽問你，我家柳樹井那地換給誰家了？

姚樹華：啊！（忽然變得非常耐心地）媽，你是問這，我忘了給你說，社里把地換給隔壁那老骨頭啦！

樹華媽：誰？

姚樹華：隔壁（指指右面的後院）那朱老條，社里前天對我說，我就拿了主意，回來忘了給你說，媽，這怪我。

樹華媽：（鼻子有點酸）媽不怪你，媽就是問問你，這地換給別人，就永遠歸人家，還是將來仍舊歸咱家？

姚樹華：（見媽認真嚴厲，自己變得十分耐心）媽，你是怎麼啦，社里把咱家那地換給別人，別人也把同鄉兒的地歸給咱家。不換地，咱家那地離社地又遠，他家那地給社里的地插花

着，怎么使拖拉机耕地！为了使拖拉机方便，换地是好事呀，媽！

樹華媽：不，華，媽不換，那八畝地是你爺爺一把汗一把淚掙下來的，那地头上还躺着咱爹和你爺爺！

姚樹華：噯呀，媽，換地又不吃虧，咱家是八畝地，虽是換給咱家七畝，可是按產量換的；爺爺跟爹那墳堆，說明了刨二斗產量，圍着墳头的一圈地还归咱家。媽，再說參加了社，地不分誰的，統一耕種，再往后，社員們都憑勞動吃飯，肯勞動什麼也行，有地管什麼用，勞動才創造一切！

樹華媽：你勞動就不強！

姚樹華：（臉突變紅）我可沒懶過呀……媽！

樹華媽：媽沒說你懶，你身子股不強。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，我能做活，我還能养活你，你愁我不能养活你？你往后看，社里用拖拉机耕地，地耕得又深又快，地里長好庄稼，庄稼好，勞力分紅也多，媽，你愁什麼呢！將來日子會好的。我这身子股比比村里婦女們，不是上流兒也是中流兒。

樹華媽：不，華，媽不說這些，媽还是要自己那祖業地！

姚樹華：為什麼？你怎么想的？为了使拖拉机方便，換地是件好事呀！

樹華媽：（稍停）華，媽再問你，他朱老条那地，既是在社地里插花着，为什么不叫他也入了社？

姚樹華：媽，他和咱家不一號，他沒有資格入社。

樹華媽：他那点沒資格，說車有車，說牲口有牲口。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，他是富農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怎麼說的，他將來不是你公公？

姚樹華：你是怎麼想的？他是什麼人！

樹華媽：媽就這麼想，他好癩是青林他爹！

姚樹華：青林，青林不是他的兒子！

樹華媽：青林隨娘出嫁到老條家，吃人家的飯，頭秋入社又分人家的地，就是人家老條的兒子，你將來還不是青林的媳婦！

姚樹華：媽，你怎麼啦，你慢慢聽我說，青林分老條家的地，是算長工賬算出來的，青林在他家整整扛了八年長活。我們訂婚，也不是看着他朱老條訂的，我認得青林，我不認得他！

樹華媽：華，這幾天，你沒聽見村里人們唸道你們？

姚樹華：唸道什麼？

樹華媽：唸道什麼，說我家霸佔人家土地！

姚樹華：霸誰的？

樹華媽：朱家的！

姚樹華：誰說？媽！……誰霸誰的還不明白？

樹華媽：人家說的真明白，說我家的閨女姚樹華霸佔人家的，是女惡霸！

姚樹華：什麼？

樹華媽：霸住他家小子，又霸他家的地！

姚樹華：這是誰說的？

樹華媽：華，你別問媽，華，媽听着就難受……媽受不了，你是

媽的閨女，媽只你这么个閨女！

姚樹華：（气愤地）他媽的，除了他說沒別人說！我……

樹華媽：就他說，媽就受不了……

姚樹華：（沉靜了一会）他說就說，我不怕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媽的閨女，咱家柳樹井那地还是不换，我要自家的祖業地，要不，咱家就退出社來自己种。

姚樹華：（沉默、难过）媽，你別，媽！

幕內忽然傳來一陣連聲的不自然的咳嗽和吐痰的声音，随着在柵欄門边伸出朱老条的头，鬼鬼祟祟的。

姚樹華：媽，那不是那老东西，我去問問他！

樹華媽：（一把拉住女兒）不能，華！

姚樹華：不，媽！（極力掙脫媽手）这是什么年头，受他的气！

樹華媽：華，你是給媽招惹什么？你听，是誰叫你啦！

这时，远远地大街上有人叫了几声“樹華！”接着，一个青年人嘴上不断地、有節拍地唸着“我們的祖國，多么遼闊廣大，我們的祖國，多么遼闊廣大，青年們，你們的前途……”声音漸近，一个穿農民粗布短衣，外套一件工人褲子的青年，揣一張紙，突然出現在門口。

青 林：樹華，怎么叫你你也不应？

姚樹華：叫我幹嗎？（轉頭看看青林，气昂昂地）

青 林：幹嗎，社里保衛股長炳南大叔要我叫你。

姚樹華：叫我？幹嗎！

青 林：叫你快去，叫你領着你組里的婦女們檢查机耕区的石碓。快，走吧！樹華！……（見樹華扭頭不理）大媽，吃過飯了嗎？

姚樹華：（見媽也不搭理青林）青林，你們做什么？

青 林：我們有我們的任務，炳南叔分配給我們保護拖拉機，給拖拉機修道，開道，叫你去領着檢查高樹台機耕區還有沒有石碣。

姚樹華：石碣不是刨了？

青 林：叫你去再檢查檢查，就怕還有沒刨的，你沒聽見剛才吆喝換地戶們去社里報告！（見樹華和母不喜歡）快去呀，樹華！我告訴給你啦！（說完轉身就走，唸着“我們的祖國……”）

姚樹華：不，青林，婦女們還打掃……我也有工作！青林，青林！（追至大門口）

青 林：（轉回來）叫我幹嗎？

姚樹華：（看了母親一眼，樹華媽拿着衣服躲進屋去）呆會兒……你嘴上哪嚙什麼？

青 林：哦，你是問這個！（把紙摺在石桌邊）等會兒你就明白了，等會兒咱們縣長就要給咱青年們講：（學講演）“我們的祖國，多么，遼闊廣大，青年人，你們的前途，在農村，在農業生產社……”（見樹華不喜歡，急轉為常態）上個月，團縣委召集高小畢業生座談會，也調我去參加，會上，我听胡縣長這麼講，我就喜歡這幾句話；這不是，現在離開會還不到兩月，咱村里就有拖拉機站啦。昨天站里登記社里的中、小學畢業生去學開拖拉機，樹華，我已經報了名，樹華，你願意，我去給你報個名，咱倆一塊兒學技術。（見樹華很不愉快，轉了口吻）你不願學技術？（樹華不語）不，咱們就快走吧，（樹華直盯着他）樹華，你怎麼不喜歡呢？

姚樹華：（仍眼住青林）好，你有工作，你走吧！（扭身回院）

青 林：什么？樹華！（追樹華）

樹華媽：（双手端着麵盆从屋內出，看見青林追樹華，急回身）麵也沒起！

（藉勢又躲進屋去）

幕內：炳南同时远远叫了兩声“老条”，一会儿，忽然从右边閃过左边去了。

姚樹華：別磨磨道道的啦，你沒看見我媽不搭理你！

青 林：大媽怎么啦？

姚樹華：我媽正生气！

青 林：为什么？

姚樹華：为我們！（看看屋里）你沒听見人們正嘀咕我？

青 林：我沒听見，誰嘀咕你？

姚樹華：街坊，誰！

青 林：嘀咕你什么？

姚樹華：怪話！也有你！

青 林：有我？你和我什么不是正正經經的！

姚樹華：可不是，青林，我問你，前天社里把咱家那柳樹井地換給那老骨头啦，你听說什么？

青 林：换了就是换了，还听說什么？

姚樹華：嗯，青林，听我媽說，人們罵得我真寒碇！說我和你訂婚，就是为了霸住你，霸佔老骨头家的地，罵我是女惡霸。

青 林：誰說，他媽的！……誰說？

姚樹華：还有誰，就是那老骨头，你“爹”！

青 林：（感到羞辱）樹華，你怎么这么說，誰說他是我爹？他是